

李伟昉
主编

比较视野 与 经典阐释

Bijiaoshiye
yu
jingdianchanshi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BIJIAOSHIYE YU JINGDIANCHANSI

比较视野与经典阐释

李伟昉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视野与经典阐释/李伟昉主编.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649-1114-0

I. ①比… II. ①李… III. ①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1293 号

责任编辑 赵海霞

责任校对 王亚辉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43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 2011 年年会

开幕词	杨正润(1)
-----------	----------

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俄国学院派的普希金研究	张铁夫(3)
丘特切夫的宗教思想及其诗学意义	曾思艺(15)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解读	李小驹(27)
生态生存的一生探索——布宁创作的生态批评视角	叶 琳(34)
也谈阁楼上关着的疯女人——重新解读小说《简·爱》所包藏的 历史隐喻	马小朝(47)
艺术的历险和宿命——《海浪》写作技巧解	张介明(59)
《守望灯塔》的性别化叙事策略	郭晓霞(73)
论品特作品中现代悲剧精神的体现	齐 欣 李英杰(83)
从《喜福会》看美籍华裔女性作家对新东方主义的超越	郑素杰(90)
苦难与救赎:神正论视阈下《我弥留之际》再诠释	王 钢(98)
解读塞林格小说的死亡情结	王立宏(116)
《受害者》与反犹太主义	邓宏艺(124)
后现代叙述策略与犹太民族身份观——解读菲利普·罗斯的 实验小说《反生活》	苏 鑫(146)

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希伯来智慧文学	王立新(158)
从该隐杀弟看上帝的父性	苟迎迎(177)
论古希腊悲剧与古典主义悲剧的人物设置	杜 林(186)
《巨人传》与骑士文学	张成军(197)
爱情·尊严·历史——论《生死朗读》的悖论性意蕴	刘 萍(208)
卡尔维诺小说的空间实验及其空间观	周小莉(216)
萨马拉戈的经典之作: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	刘炳范(230)
民国时期芥川龙之介研究反思	王 鹏(240)
阿拉伯世界的女性“言说”——从《一千零一夜》的山鲁佐德 说起	陈晓红(254)

比较文学研究及其他

中英文学关系研究:以徐志摩为例	刘介民(262)
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特色西方文学新形态 建设	刘建军(281)
梁实秋莎评的人性论特征及其意义	李伟昉(288)
对抗与和谐:希腊神话与希伯来族长传说之家庭观念的 歧异性	梁 工(299)
对旧日恋情的追忆——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创作个案 比较	孙海芳(313)
村上春树对中国大陆作家的影响	朱道卫(324)
奥尼尔与尼采	杨 挺(332)
朝鲜诗人对何景明诗歌的接受研究	曹春茹(346)
朝鲜文人论吴嵩梁诗歌	王国彪(358)
17~19 世纪广东与越南地区的文学交流	夏 露(371)
比较文学视野下外国文学教学探析——影响研究在欧美文学 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赵怀俊(395)
文化间性:外国文学个案研究方法的更新——由纪伯伦研究 谈起	马 征(408)

论意识流小说中的自然主义	项晓敏(420)
西方游历小说文体与游历式叙述模式的发展演变	邓阿宁(428)
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及其启示意义	高 永(441)
中国西北丝绸之路与跨国民族文学关系探析	李 强(453)
朝鲜使臣笔下的明代通州	杨 昕(472)
编 后 记	(48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 2011 年年会开幕词

杨正润

南京大学文学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 2011 年年会暨“回归文本与重温经典”学术研讨会现在开幕了，我代表学会理事会向出席开幕式的河南大学的领导，主办这次会议的河南大学文学院的领导、老师和参加服务工作的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仁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记得一年前我们在巴山蜀水之间道别，今天我们又在黄河之滨重逢，真让人感到喜悦和兴奋，我们 100 多位代表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抽身、不辞辛劳从全国各地来到开封参加会议，我想一方面是被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吸引，一方面也是对我们会议主题的认同。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应当回归文本、必须重视经典，这是我们学会同仁多年的共识，也是我们年会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在当前浮躁的风气弥漫于学术界并引起人们深深忧虑的时候，这个会议主题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学会所坚守的学术立场。

这次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我们对此深感荣幸。河南大学即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它最早的源头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样一所为留学生而设的学校，一百年前却是建在被认为贫穷落后闭塞的中原内陆，当年前辈先贤们的睿智、远大的目光、开放的胸怀和巨大的魄力，真让我们这些研究外国文学的后辈感佩不已，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精神，从中原这座学术重镇里先后走出了赵九章、尹达、白寿彝、杨廷宝、高济宇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今天的河南大学秉承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光荣的传统，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同样取得巨大成绩，我们为有河南大学这样

的同行感到骄傲。

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开封，踏进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就不由得想起清明上河图，想起孕育了许多感人故事的大相国寺，想起开封府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想起精忠报国的岳飞和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可以说开封联系着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经典，我们在大宋故都聚会，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定可以启发我们的灵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外国文学的经典，更好地把握中外一切经典都包容着的共同的人类精神。

我们这次会议只有 3 天，时间虽短，但是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要重构文本的意义和重读经典，也要讨论中外文学关系中的问题和交流建设精品课程的经验，还要进行文化考察，任务可谓繁重。但是，我相信我们与代表会坚持学会的一贯风格，在亲密无间的氛围中通过严肃认真的讨论愉快地完成这些任务。

祝各位代表会议期间健康、快乐、工作顺利！

再次感谢东道主，感谢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和同仁！

俄国学院派的普希金研究^{*}

张铁夫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 要:学院派是 19 世纪后期俄国文艺学中的重要流派,在普希金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历史化学派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学性质;历史比较学派的特点是将普希金的创作同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心理学派注重对普希金作品主人公和普希金本人个性心理的分析。他们的学术成果各具特色,从理论上和方法上丰富和拓宽了俄国的普希金研究。

关键词:普希金;俄国学院派;社会性;文学比较;心理分析

学院派是 19 世纪后期俄国文艺学中的重要流派,在普希金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最活跃的是历史化学派、历史比较学派和心理学派。

—

历史化学派是在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学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受到西欧历史化学派及其创始人丹纳很大的影响。丹纳曾经宣布:“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②在他看来,艺术品不是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之子课题《普希金学术史研究》(项目批准号:社科 2008 研字 64 号)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俄国批评家视野中的普希金》的阶段性成果。

^②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 页。

孤立的,而是隶属于总体:第一个总体是艺术家的全部作品,第二个总体是艺术家所隶属的派别,第三个总体是与艺术家同时同乡的人,即它周围的、同它趣味一致的社会。要评价一件艺术品,必须考察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同丹纳一样,俄国历史文化学派认为文学是历史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社会学、民族志学的性质,它的思想基础是实证主义。它有时被称为“社会政治”学派,其研究方法被称为“社会历史方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佩平,属于这一派的有尼古拉·吉洪拉沃夫、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A. 基尔皮奇尼科夫、H. 达什凯维奇、И. 日丹诺夫、Д. 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A. 文格罗夫等人。

亚历山大·佩平(1833~1904)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语文系,1860年任该校教授,翌年因抗议大学当局镇压学潮,愤而辞去教授职务,以后专门从事著述。1898年当选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文艺学、文学史、俄国史、宗教史、社会思想史以及民族志学、民俗学等,著作达1200种之多。代表作有:《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社会运动概述》(1871)、《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文学观述评》(1873)、《别林斯基生平及通信集》(1876)、《俄国民族志学史》(1890~1892)、《斯拉夫各族文学史》(1879)、《俄国文学史》(1898~1899)。

《俄国文学史》是一部长达2000页的4卷本巨著。该书把俄国文学分为3个主要的阶段,即鞑靼人入侵以前、17世纪中叶以前和以后的几个世纪。在这部著作中,“佩平处处都把文学仅仅理解为总的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几乎处处都把文学看做历史文化实例的辅助角色”^①。他本人在第4卷的前言中也说,他的任务是“在文学现象的连续的历史发展中,在其内部关系的对比中,在其与国家、人民和社会的生活事件的联系中来弄清它们”^②。

在《俄国文学史》第4卷中,佩平用了整整一章(总第42章)共60页的篇幅来介绍普希金(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合为一章;克雷洛夫和奥

① 见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3页。

② 亚·佩平:《俄国文学史》第4卷,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厂印,1899年版,前言第3页。

泽罗夫、格涅吉奇、巴丘什科夫合为一章；莱蒙托夫和柯尔卓夫合为一章；格利鲍耶多夫和果戈理虽然分别单设一章，但其篇幅都不大）。在这一章里，他首先肯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及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他指出：“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革新性和创造性的——其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至他的活动的影响以各种方式延续至今。我们的新文学从起步到今天，没有一个作家在创作才能方面，以及对文学生活影响之大，能与普希金相提并论：可以说，他是第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俄罗斯文学的确是伴随着他发端的。”^①这段话与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评价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佩平非常强调普希金与过去（历史）的联系。他认为，为了评价普希金的创作，最重要的是要用历史的观点指出他从最初的习作到成熟期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同时指出他们对旧文学和他的同时代人的看法，还要考察他的艺术观是怎样逐渐形成的。^②在他看来，普希金与过去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俄国作家对他的影响。在19世纪以前的作家中，佩平列举了罗蒙诺索夫、特列佳科夫斯基、苏马罗科夫、杰尔查文、拉吉舍夫，在老一代的当代作家中，佩平列举了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并逐个分析了上述作家对普希金创作的影响和普希金对他们的态度。二是西欧作家的影响，特别是拜伦、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特的影响。在关于普希金的“拜伦主义”的论述中，佩平谈到，俄国浪漫主义的产生不是源于本身，而是源于西方文学。在《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几部无疑具有浪漫主义性质的作品：《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契萨拉伊的喷泉》、《茨冈人》，它们是普希金流放南俄期间在拜伦的影响下创作的。不过，普希金虽然一度被拜伦弄得“神魂颠倒”，满脑子都是拜伦作品中的主人公，但他还是在俄国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浪漫主义典型和情节，并且不久就跟拜伦永远分道扬镳了。在拜伦之后，普希金转向了莎士比亚。后者

^① 亚·佩平：《俄国文学史》第4卷，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厂印，1899年版，第336页。

^② 亚·佩平：《俄国文学史》第4卷，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厂印，1899年版，第337页。

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该剧的某些情节也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相似。至于瓦尔特·司各特的影响,看来要更早一些。佩平援引了普希金 1824 年 10 月给弟弟的信、1825 年的札记以及关于波列沃依的《俄国人民史》的文章(载 1830 年的《文学报》)、关于《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文章、1834 年的一封信和 1835 年的一封信。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普希金不仅提到瓦尔特·司各特,而且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在一篇札记《论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中,普希金写道:“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的主要魅力,在于展现给我们的过去的时代没有法国悲剧的夸张——没有多愁善感的长篇小说的拘谨,也没有历史的尊严,而是写得宛如现代,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又如,他在关于《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文章中说:“现在,我们往往把长篇小说这个词理解为在虚构的故事中展开的一个历史时代。瓦尔特·司各特吸引了一大批模仿者。但他们所有的人与这个苏格兰魔法师相距多远啊!”普希金的一些密友们认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瓦尔特·司各特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它为他的俄国古代题材创作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①

再次,佩平非常强调普希金对社会的关注。他认为,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学习期间,在库尼岑的课堂上,在与恰阿达耶夫的谈话中,就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就是对现实的谴责和对自由的追求,而当他后来从皇村学校的狭小的环境走进广阔的社会生活时,这些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变得更强烈了,他站到了秘密的社会运动一边。于是普希金诗歌的一种新的倾向——对社会的关注、热爱自由的理想、对人民奴隶地位的悲悯、对自由的讴歌就逐渐形成了。^②

佩平的《俄国文学史》虽然也涉及普希金的许多诗歌,但主要是涉及那些表现自由的诗歌,在大型作品中也只重点提到《鲁斯兰和柳德米拉》、《鲍里斯·戈都诺夫》等,更没有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就像后来的

① 见亚·佩平《俄国文学史》第 4 卷,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厂印,1899 年版,第 365~375 页。

② 亚·佩平:《俄国文学史》第 4 卷,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厂印,1899 年版,第 345 页。

文学史通常所做的那样,人们当然是有理由感到不满足的。不过,他对普希金的历史作用的肯定和提出的许多问题,却是富于启发性的。

二

历史比较学派倡导研究各国文学关系的历史,揭示各国文学的异同。在普希金研究中,他们将普氏的创作同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各种文学现象(包括民间创作现象)进行比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普希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有Ф. 巴丘什科夫、А. 维谢洛夫斯基、Н. 达什凯维奇、И. 日丹诺夫、П. 莫罗佐夫、Н. 苏姆佐夫等。

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俄国著名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科学院院士(1881)。185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曾在欧洲多国游学。回国后在彼得堡大学任教,并在该校首次讲授总体文学史课程。他既是历史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又被誉为“俄国历史比较学派之父”,还被认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首倡者。代表作为《历史诗学》,这是他的美学观、文艺观和方法论的集大成之作。他认为,文学史就是社会思想史,但它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中,并且用语言固定下来,而且文学史应当特别关注诗歌。^①这就是说,文学史既是社会思想史,又不等同于社会思想史,而是社会思想史与诗歌运动的有机统一。

维谢洛夫斯基曾打算撰写一部关于普希金的大型著作,并已开始搜集资料,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899年,他在科学院纪念普希金100周年诞辰大会上作了题为“普希金——民族的诗人”的演讲,该文首次刊于《科学院俄罗斯语言与文学部通报》1899年第4卷第3册,同时收入《皇家科学院隆重纪念普希金100周年诞辰文集》。在文章中,作者首先论述了普希金作为“民族的诗人”的意义。他认为,随着普希金的诞生,“我们的新的诗歌”也诞生了。“我们把那种诗歌视为自己的诗歌,在那种诗歌里我们感觉到了我们生活的涌动,我们的优美的语

^①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刘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言至今仍沿着它的轨道向前发展”^①。然后，作者采用历史比较的视角和方法，阐述了普希金作为“民族的诗人”诞生的国际国内背景和过程。这个背景可以追溯到18世纪，因为从那时起俄罗斯跟西方建立了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技术和风俗习惯，还有诗歌的形式、文学的类型和典型。颂诗使诗人能够用庄严的诗句表达自己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但却使他们习惯了虚假的狂喜；法国式的悲剧安上了俄国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但却不了解俄国历史的精神；喜剧和讽刺诗抨击风俗，揭露俄国日常生活的阴暗面，塑造极尽夸张之能事的反面典型，而正面典型却都是一些死气沉沉的人物，一些说教者，从斯塔罗东到恰茨基都是如此；田园诗和burlesque^②虽然也可以让作家描绘人民的生活，但无非是描绘在畜群旁边编织花冠的牧童和放下农活、正在歇息的农夫。后来当西方的感伤主义时期来临时，俄国人也为“神圣的忧郁”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并因《可怜的丽莎》而潸然泪下，然而它除了布景之外，没有任何俄罗斯的东西；在西方文学和生活条件下自然地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以对民间主题和地方色彩的爱，以继恐怖的悲剧之后对可怕的童话之爱感染了俄国人，但俄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民族性只能在莱茵河两岸才能发现；直接表现个人情绪的抒情诗变得更加可能，但它对社会性的主题仍然没有反应。正如维亚泽姆斯基所说，俄国有语言，但却没有当之无愧地表现强大的人民的文学。正是在这个时候，新的俄罗斯诗歌诞生了。从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老西欧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阿尔扎马斯”社和“座谈会”的幽灵盘旋的晨雾中，青年普希金脱颖而出，所有的人认真地凝视着他，谛听着他，期待着他。他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是一篇具有民族性的、非常俄罗斯化的童话；从阿列哥到奥涅金，在自我意识中进行着从无内容的幻想和“无名的痛苦”到俄罗斯现实现象的转变，即“另外的日子——另外的梦幻”；在沉默的人民的背景上出现了鲍里斯·戈都诺夫，在自己净室的诗歌里出现了皮缅，在普加乔夫的暴动中

① 见《亚·谢·普希金·赞成与反对·俄国思想家和研究家评价中的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个性与创作·文选》第1卷，圣彼得堡，俄国基督教人文研究所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② 法语：布尔列克，指文体故意与情节不相符的幽默诗、剧本等作品。

出现了上尉的女儿,还有彼得大帝——铜骑士和俄罗斯大地的舵手。这一切都发生在俄国的环境中,这是一个现实而富于诗意的环境,到处可以感觉到人民的底土。他的思想的艺术激情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成熟的。^①

应该说,维谢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是继果戈理和别林斯基之后论述普希金的民族性视野最广阔、方法最独特、内涵最丰富的一篇论文。

三

同历史文化学派一样,俄国心理学派也是在西欧相关学派的影响下于19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西欧心理学派以心理学为依据,注重对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和作者的个性心理的分析,这是对历史文化学派的纠偏和发展。法国学者埃米尔·恩涅肯提出了“审美心理学”的概念,主张从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分析作品,而心理分析“……应当在作品内部,也只有作品内部去寻找想研究艺术家个性的人所必要的指示……在研究过同形式和内容有关的一部著名的艺术作品的全部审美特点以后,才能用科学心理学的专门名词确定它的作者的精神组织的特点”^②。

俄国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尔科夫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是A.波捷布尼亚、Д.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A.波波夫、A.戈尔恩费尔德、B.哈尔齐耶夫、B.列津、A.维图霍夫等。

德米特里·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1853~1920)是语言学家、神话学家、文化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907)。1871年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两年后因患伤寒转入敖德萨的诺沃罗西亚大学(今国立敖德萨大学),1877年出国,游学日内

^① 详见《亚·谢·普希金·赞成与反对·俄国思想家和研究家评价中的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个性与创作·文选》第1卷,圣彼得堡,俄国基督教人文研究所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41页。

^② 见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6~197页。

瓦、巴黎、布拉格等地,1882年回国,同年在莫斯科大学通过论文答辩,获编外副教授称号,后来又分别在哈尔科夫大学和诺沃罗西亚大学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1884)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887),并被喀山大学聘为教授,1888年转入哈尔科夫大学任教,讲授比较语法学、印欧语和梵语。他的学术研究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为语言学,包括语言、思想和创作的心理学问题以及句法形式的演化问题,代表作为《俄语句法学》;第二个方向为文艺学,主要是对作家和诗人,特别是对俄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进行心理学研究,代表作为《俄国知识分子史》。这部著作涉及许多文学作品,如《智慧的痛苦》、《叶甫盖尼·奥涅金》、《谁之罪?》、《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烟》、《死魂灵》(主要是第二部)、《奥勃洛莫夫》、《一个城市的历史》、《土地的威力》、《卡拉马佐夫兄弟》、《盲音乐家》、《无聊的故事》、《伊万诺夫》、《妻子》、《瓦西里·焦尔金》、《山隘》(后两部作品为 И. Д. 博博雷金的长篇小说)……这部著作之所以名为《俄国知识分子史》,而不是《俄国文学史》,是因为它的目的不是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研究社会心理的典型,即知识分子英雄的典型。他们身上正在觉醒的不仅有智慧,而且还有不满、苦闷、忧郁等感情和异类意识。总之,它主要研究空想家、“背叛者”、“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平民知识分子”等的心理探索、思想苦闷和精神痛苦,这种种感情的总和作者谓之为“恰阿达耶夫情绪”^①。

除《俄国知识分子史》外,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还写有关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的专著。关于《普希金》一书的写作动机和特点,他在前言中作了明确的说明:“我不打算在本书中对普希金的活动按照年代进行连续不断的考察。我的任务不是历史-文学任务,而是心理学任务:这是对普希金创作中那些对我最重要的方面,即抒情性和现实主义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尝试。”^②

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认为,普希金天才的根本特点首先是他

^① 见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文学批评论著》(两卷集)第1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② 见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文学批评论著》(两卷集)第1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页。

的诗歌的客观性,然后是他的性格本身的特点,这个特点是这种客观性的心理基础,它可以表述为性格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缺失。所谓“自我中心主义”是这样一种性格心理特征,即人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在自己的自我感觉中,在自己的意愿中,在自己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中,主要是从自己出发,如同从某个中心出发一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合适的点,从这个点望去视野清晰而又辽阔。于是他就会说:我就是社会,我就是祖国,我就是人类,我就是世界。而普希金的性格却有着明显的非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心理特征。这是对个人的“我”的“克服”,换句话说,是把个人的“我”“扩展”到全世界。^①

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首先分析了1830年秋普希金在波尔金诺写的4个小悲剧,他把它们称为描写“罪恶的欲望心理”的“戏剧实验”,认为它们极好地体现了普希金诗歌的客观性。

在论述《莫扎特和沙莱里》一剧时,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着重通过两位主人公的性格对照来对他们的心理进行分析。而作为对照的基础的则是沙莱里的忌妒。在他看来,莫扎特是一个天才,而沙莱里只是一个人才。忌妒是一种基于职业竞争的感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劳动的”、“行会的”感情,主要发生在具有一定的职业并具有相应的才能的人身上,如演员、歌手、画家、学者、作家甚至鞋匠。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限定在一定的职业范围内:演员忌妒演员、学者忌妒学者、小说家忌妒小说家、首饰匠忌妒首饰匠。沙莱里并不忌妒歌德、席勒、康德、卢梭,而在音乐家中,他也不忌妒格鲁克和普契尼,他只忌妒莫扎特——音乐创作的同行和对手。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之列,这种人绝对需要得到普遍的承认,不满足于对他们的功绩的公正评价,而是渴望荣誉。“荣誉”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对他们的作用,如同权力和皇冠这些字眼之于麦克白们和拿破仑们一样。当荣誉还很遥远时,他便意识到他必须拼命工作才能获得它,这时他是心安理得的,他会耐心地等待……一旦他开始相信,他对荣誉已经当之无愧,它即将对它“发出微笑”,那时他就会感到十分焦灼,他

^① 见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文学批评论著》(两卷集)第1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页。